

如果世界只有我和你

“秀哉,你写完了没有啊?”小家伙问。
“没看见我在收衣服吗?”秀哉说。
他把晾干的T恤从晾衣绳上拿了下来,大大的是他的,小的是男孩的。几件汗衫刚晾上去不久,8月的天气,衣服干得很快。他收一件,叠一件,叠好了就放在男孩的怀里。

“先说说晚上想吃什么。”

“今天有什么?”

“让我想一想……今天发现了新口味的方便面,辣白菜和凉拌裙边菜。”

“还是方便面?”男孩有点失望。

“可以加午餐肉。”

“可是我想吃蔬菜。”男孩想了想,很响亮地咽了口唾沫,“我想吃油汪汪的炒青菜,我想吃嫩嫩的蘑菇。”

“蘑菇?你还马里奥呢。”

“我也想玩游戏机,可是游戏机没电开不起来了。你不能做个发电机吗?”

“你不如把插头插在我鼻孔里,也许就来电了。”

“骗人,你当我几岁啊。”小家伙愤愤不平地说,“我试过的,没用。”

“好啦,那饭后我加个水果沙拉可以了吧?苹果番茄加菠萝丁。”

“好啊,那我要来两份。”

收完了衣服,秀哉趴在星巴克的咖啡桌上写信,男孩陪在一边写暑假作业。

“你怎么还在写暑假作业?”秀哉问,“……你在一个小学读书?”

“世界外国语小学。我学习很好的,每门都能拿A。”

“很厉害的嘛。”

“学费很贵的,一年要一万多呢。”男孩心疼地说。

“你妈妈很舍得为你花钱的嘛。”

“她赚钱养我很不容易的。学得不好会对不起妈妈。”男孩说,“我已经写完作业了,你也写完了吗?”

“写完了。”他说,“等吃过晚饭,我们就去海边。”

晚饭他们吃了辣白菜方便面,加午餐肉,饭后还有水果沙拉。男孩一个人吃了两份沙拉。吃过晚饭,天色还很早,他们就沿着南京路步行街慢慢向外滩那里走去,男孩手里拿着一瓶可乐,边走边喝。

“喂,小树。”秀哉说,“我记得你家是在虹口足球场那里,是吧?”

“是啊,你去过我们家啊?”

“没有去过,只是路过。有一次送你妈妈回家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你想回家看看吗?哪一天有空,我们可以去虹口足球场那边看看的。”

男孩踢着拖鞋走在路上,想了半天,说,“不怎么想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妈妈不在那里。有妈妈的地方才感觉像是家。妈妈不在那里,那里就不是我的家了。回不去看无所谓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不久,他们走到了海边。男孩喝完剩下的一点可乐,然后把可乐瓶交给秀哉。秀哉将可乐瓶甩干,从沙滩裤兜里拿出那封信。他怕信上哪里写得不对,还特意读了一遍给男孩听。

信是这么写的。

我是秀哉。我和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在一起,他的名字叫小树。

我们还活着。

如果你收到了漂流瓶,看到了这张纸条,请来救我们。

我们在外滩。

如果你也是孤身一人,也需要帮助,那么,请到我们这里来,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们有水和食物,还有干净的床单。我们可以互相帮助。

我的名字叫秀哉。

我和小男孩在上海。

我们也许是这个城市活下来的最后两个人。上海欢迎你,我的朋友。我们等待着你的到来。

welcome to shanghai,my friends.

最后是他和小家伙的签名。

读了一遍后,秀哉把信叠成纸条,塞进可乐瓶,然后把瓶盖旋紧,交给小家伙。小家伙站在防波堤的栏杆上,使劲把可乐瓶扔出去。虽然总是扔不远,不过剩下的事海浪自然会帮他们完成。

他们看着可乐瓶浮在海面上,随波逐流,被海浪推得越来越远。这已经是他们扔出的第五个漂流瓶了。

两人爬到和平饭店后面的山顶向东眺望海面。还是没有船的踪影。

“船还是没来。”小家伙说。

“可能还要一段时间。”秀哉问,“你不怪你妈妈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?”

“我不怪她。”男孩摇摇头,“我就是觉得,她年龄也已经很大了,应该找个男的结婚了。”

说完,男孩看了看秀哉。

“我们应该找两架望远镜,那样才看得清楚。”

“明天我们去找。”

两个人转过身,面向大半个城市。

在他们面前的是无边无际的断垣残壁——上海。

这是灾难过后第二个月。大地震摧毁了世界,陆地四分五裂,很多人居住的地方沉到了海底。城市变成了渺无人烟的废墟。

上海成了一座孤岛。

在这座孤岛上,只有秀哉和小家伙两个人活了下来。

(摘自《如果世界只有我和你》,作家出版社出版)



书 摘

哥舒意“爱的三部曲”

会成为作家,也许会当老师。她说她不想结婚,可是我觉得她最后还是会遇到一个人,那个人爱她要比爱这个世界更深。她会和他成家,会生一个聪明的孩子。这才是属于她的完整人生。”

“我为她感到难过。”

“你会喜欢她。可惜她没能来看你的表演。”

“不对,我感觉她也在这里。不是吗?你们一起看了我的表演。”

我们一起看了你的表演。

我愣在那里,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白鲸长长的吻部碰了碰我的手心,然后潜进了水里。它的眼神仿佛孩子。

离开白鲸馆,从公园回到福利院的房间,关上门。我来到镜子前,脱掉T恤衫,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胸口,那里有一条白色的痕迹,是手术缝合后留下的伤疤,心脏的移植手术。我的身体一直等待着一颗完好的心脏。旧的那一个是我妈妈给我的,伴随着我16年,它在那天晚上完全破碎了。现在我身体里跳动的是另一个人的心。

我把手按在左胸,感受这份心跳。闭上眼睛听体内的声音,回忆像风一样穿过了心里,犹如乐器那样发出一阵阵好听的回声。她的笑声,她正在听的音乐,她在我身边唱歌。她的头发飞舞起来,阳光变得丝丝缕缕。她在雨里哭。她躲在我的背后。她学小猫叫。我听见她。

是你吗?

喵。她说。

等所有的声音都从心里消失以后,我穿上了衣服,躺在床上,身体渐渐缩成一团。这是手术以后第一次觉得心里痛得要命。一开始小声地哭,后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就算我想停止也停止不了。好像只有流下眼泪,心里的疼痛才会小一点。我想这是我人生中最彻底的一次哭泣。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让我泪流不止,我的阅读障碍,我的表情识别困难,我的先天性心脏病,我还活着,长久以来的孤独,失去妈妈,失去外婆,失去唯一的朋友,不能代替喜欢的人而死。最后留下惟一深入骨髓的体会。喵仍旧和我在一起。

夏天的最后一晚,我在福利院见到了她的父母。

她的爸爸戴着一副金边的眼镜,身上有种书卷气。相比起来,她可能更像她的妈妈,因为她的妈妈也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,还有面孔也有相似之处,但是除此以外,也只能感觉到很少的痕迹,毕竟,喵是那么的独一无二。

我带他们参观了福利院,然后去公园里沿着湖边散步,这是他们的请求,他们想知道喵在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都经历了什么,看见了什么。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女儿。我于是告诉他们我和喵每天的散步,到湖心小岛上的聊天。喵说湖心岛上的雕像像她的父母。走到岛上,我把这句话也告诉了他们。

“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来福利院找我说话。”我说,“她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同龄的女孩。”

“可能她需要一个朋友。”喵的爸爸说。

“她没有朋友吗?”

“她从小就不太合群,一直很孤单。她是很聪明的女孩,可是一直没有交到特别要好的朋友。我感觉她是把你当成了好朋友,在最近的几个月。”

“我不聪明,但我把她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我说,“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”

“她很特别,是吧?”

“她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孩……虽然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女孩。”

我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松开了画夹,抽出了最后一页画纸。

“我想把这张画送给你。”

喵爸爸接过画。

“这是……你画的她?”

“这张画我画了好几个月,昨天才刚刚画好,可是不知道像不像,我有表情识别障碍,一直画不好人的面孔。这是我第一次画……”

喵爸爸和喵妈妈看了很久我的画。

“非常像。”他说,“谢谢。谢谢你的礼物。我们很喜欢。”

“她很忽然哭了起来,她坐在长椅上,弯下腰哭了好一会儿。不管喵爸爸怎么劝都劝不住。她紧紧地捏着那张画。

“以后……以后你有空的话……就来我们家吃饭。”她抽噎着说,“我把女儿爱吃的菜都烧给你吃,你有空就来我们家吃饭,好不好?”

“……我饭量很大。”我说。

“跟我女儿一样。”她一边抹眼泪一边笑了起来。

“她提起过你,她说她妈妈喜欢昆曲,牡丹亭是吗?”

“是啊,以前我还教她唱过,但是相思真相负,牡丹亭上三生路……”

可是她太难过了,只唱了两句就唱不下去了。喵爸爸拿手帕给她擦眼泪。

“她借给我这部手机用。”我握着喵给我的白色手机说,“我可以留着吗?”

喵妈妈点头。

“你留着吧。我也留着女儿的手机。我在手机里看见了你们发的短信。”喵爸爸说,“我们不会注销她的号码。还有你的号码我们也打算留着。”

“你不想忘记她,是吗?”我轻声问。

“我不想忘记她。”喵爸爸说,“她是我的女儿,她带给我的东西,远远要比我给予她的要多。”

“我也不忘记她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要回去了。你现在回福利院吗?”

“我想再坐一会儿。”我低头说。

“别忘了……来吃饭。”走的时候喵妈妈说,

“什么时候都可以来。”

我听着她的歌唱,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在往她那里移动,我正在走向她,走向她的坟墓。

就在这时,女儿从旁边撞了我一下,她大叫了一声。

“爸爸!”

我这才发觉自己的右脚已经踏到水里,连忙往后退,可是已经晚了。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拽着我,想把我拽进沼泽的泥浆里。

是白色的手,许多只白色的手伸出了水面,不但抓向我和老人,也正在抓向女儿。我用力甩掉了脚上的一只手。那只手被拉断了,发出纸张撕裂的声响。断口处露出一层层的白纸。

欺骗!背叛!

那条人鱼发出凄厉的声音。她的脸一层层地脱落,一张又一张的书页落了下来。水塘开始沸腾,气泡在泥浆里翻滚,成千上万本书的残骸从沼泽内部涌出,浮在水塘表面。封面残缺,纸张坏掉,是死掉的故事无处可去,跟随着书本的尸体在黑暗里腐坏。它们在翻滚自己,像是有人在翻阅它们一样,书页脱离了装帧,一层层地卷在一起,卷成了许多巨大的怪物。

人鱼伸出了手臂,它的手变成了两条白色巨蟒,巨蟒跃出水面,缠住了老人的腿,老人被拖倒在地,我赶紧按住巨蟒的头。女儿手上的蜡烛逼退了纸蛇的第一只攻击,纸蛇头部被点着了,带着火苗缩进了水里。但是它们很快就复原过来,更多的纸张覆盖在一起,这次我被卷住了,纸蛇把我拖进沼泽里,泥浆一下子就淹没到了我的大腿。

我挣扎着抓住岸边的草茎。老先生的情况和我差不多,也被拽了下来。只有女儿还在岸上,她手上的蜡烛已经被纸蛇打掉了,蛇尾卷住了她的腿。她用力抱着岸边的一棵树,树干上有五条野兽留下的爪印。

“小熊!”她大叫起来,“救救我们!”一个巨大的黑影撞出了丛林,随着一声可怕的嗥叫,缠住女儿的纸蛇忽然断裂开来,纸片到处飞舞。棕熊狰狞地张嘴咆哮,脚下踩着纸蛇的尸身。

更多的纸蛇从水里窜出来,棕熊直起身子,一掌就拍碎了巨蟒的脑壳,把它们变成一堆碎纸。有条纸蛇想偷袭女孩,被熊张口咬住,断成两截。

怪物们的注意力被引开了,老人趁机抓住我的手腕,将我拖出了沼泽。我喘着气坐在岸边。女儿跑到我身边。我们看着守护熊为保护我们而战斗。

它在和那些书里卷出来的怪兽搏斗。有的书页卷成了九头龙,有的书页聚集成了尼罗鳄,人鱼的长发都卷成了一条条的白蛇。满头的蛇发都在向守护熊挑衅。

棕熊踩住爬上岸边的鳄鱼的脖子,抓住鳄鱼的上下颚扯成两半。九头龙伺机卷住它的脖子,棕熊撕破了周围的龙颈,在新的龙头还没有长出来前咬断了最后一个龙的咽喉。蛇发女妖尖叫着扑了上来。守护熊轻蔑地望了它一眼,一巴掌扇在女妖的脸上。

搏斗很快就停止了。蛇发女妖的脑袋离开了身体,在空中飞了一段距离,落到了水里,散成了湿漉漉的纸片。它的身体沉入沼泽,两只手在水面上扭动挣扎了一会儿,随着一串气泡腾起,两只手臂最终也被泥浆吞没了,剩下一些小怪物胆怯地钻进了水里,变回了书上的纸张,漂浮的书籍渐渐沉了下去。

有两三本破烂不堪的书游向了岸边,它们迟缓地扇动着封面和封底,好像鱼游动鱼鳍,鸟扇动翅膀一样。守护熊低下了头,抬起了前掌,打算消灭它们。

“等……等一下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了?”老先生问。

我低着头盯着这几本书一会儿。封面的图案看不清楚了,里面的内页已经开始脱落,可是我还是可以认出它们。

“它们是……我的书……”

“你的书?”

“我说过,我是个职业小说家,”我说,“……这几本书就是我写的。”

女儿蹲下来看着那